



爱情长跑
催人泪下

小隐隐于林，大隐隐于市。收银员大姐经营小超市多年，是一个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之人。我正要逃离这里时，她忽然喊住我，将那个面包丢了过来，说：“下午把钱送给我。”

连续好几天，我都反复地自言自语着自己与凌一尧的那极短的对话，然后一个人偷着乐。也是因为这件事情，我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，决定

02

情书事件

彻底豁出去一次，向凌一尧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。

在一座长长的木桥上，我找了一个人少的空隙拦住凌一尧，忐忑不安地将情书递了过去，她顿时愣住了，手足无措的样子。我将情书又往前递去，她下意识地环顾四周，看见后面有人走了过来，情急之下她打开装书本的袋子，我心领神会地将情书丢了进去。

而后我们红着脸各走各的，努力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兴许，在那封情书投进书袋的一瞬间，我此生的命运就悄无声息地改变了。

送出情书的第二天，我的“创作”地点就转移到了政教处办公室。在所有高中生的眼里，无论这里多么窗明几净，气氛永远都是阴森森的，如同天牢或者地狱。我的对面坐着威严的姚主任，大家私下管他叫姚千岁，他从眼镜边框的上方瞄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吕钦扬啊，前天你一夜写了三页纸，今天怎么就咬笔杆了？是不是这个环境不利于激发‘创作’灵感，要拿回宿舍慢慢写？”

我理智地拒绝道：“不用了，这里有空调。”

凌一尧把情书交给了政教处，这事做得太不厚道。我内心的伤痛尚未愈合，班主任跑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：“吕钦扬，你要上电视了！”

“什么电视？”我万分激动。

“闭路电视。校领导经过研究决定，这次纪律整顿大会的主题是杜绝早恋，你要在学校直播室做一次公开检讨。”

我无比愤慨：“为什么是我？不就是写了一封情书吗？”

班主任思索片刻，说：“可能是别人脸皮太薄了，怕留下心理阴影。”

如果搁在现在，我绝不会坐以待毙，不但会给凌一尧扣上卖友求荣的帽子，还要控诉政教处侵犯个人隐私，可在当时，早恋就是一个不容翻案的罪名。我的心情糟糕到了极点，每次远远地看见凌一尧，我都会走向旁边的岔路，不愿意与她打照面。说实话，我对她有些记恨，无法理解她为什么那样做，难道被我喜欢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？如果是这样，以后不喜欢你就是了呗。

当时我有一个崇高又朴素理想，我要报考师范大学，毕业以后返回母校当班主任，若是再遇到此类事件，我要罚告密者抄叛徒二字一万遍。

据说，历次电视会议的录像都会被妥善保存，作为我校发展历程的重要资料。为了给学妹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，我特意理了一个清爽的发型，熨了一下白衬衫，还借了一双白色的跑步鞋。

第一次上电视，我好激动。

那天中午，政史二班的体育委员来

访，对我进行亲切慰问，他鼓励我好好表现，发扬“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”的大无畏精神，不要辜负诸位兄弟的殷切期望。他还带来一个消息，说我那封情书不是凌一尧主动上交的，而是被他们班主任曹老太收缴的，凌一尧还被拉到办公室做了一通思想审查。

尽管他说得言之凿凿，但少年那颗脆弱的心一旦破碎了，岂能轻易弥合，我固执地认为就是凌一尧将我出卖了。

学校演播室中间摆着一台黑色的摄像机，镜头的对面摆着一个主席台，依次坐着诸位领导以及各年级组长，而门口站着的是6名“犯罪嫌疑人”，其中就有我。

另外5个家伙我全都认识，他们的“罪名”比较另类。什么拿游戏币冒充硬币买茶叶蛋，什么大半夜拿鱼竿在校园池塘里钓鱼，还有那位住在二楼的同学，他用大搪瓷杯盛尿往院墙外面泼，致使墙外方圆几米的庄稼都死了。

相比之下我绝对是最纯洁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当我说我因为写情书给女生被对方送到政教处时，他们一个个都面露鄙夷之色，仿佛我犯下了比他们更龌龊的罪行。

当时我就清醒地认识到，错的不是我，而是这个世界。

（摘自《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）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离开小汤山别墅以后，我直接回到了琉璃厂的四悔斋，一推门看到黄烟烟正在屋里，她坐在行军床上，在那儿看电视剧。

黄烟烟是五脉黄字门黄克武的孙女，查佛头案的时候帮了我不少忙，现在是我……唉，我俩的关系挺难描述，不算情侣，但又比普通朋友亲密一些。这女人有点像猫，我过去讨好她，她爱答不理；我往后缩，她就给点甜头，搞得现在我也晕头转向了。

05

前往郑州

烟烟忽然开口问道：“听说你去刘老爷子那儿了？”我心想这五脉真是料事如神，便把我跟刘一鸣的谈话说了一遍。黄烟烟听完以后，沉思片刻说：“虽然刘老爷子这个人很有心机，不过这次他说得有道理。”

我颇觉诧异：“你也觉得我不该轻举妄动？”要知道，黄烟烟的爷爷黄克武一直在跟刘一鸣斗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华鉴古研究会的发展史，就是一部黄红两门斗争的历史。她平时对刘家冷嘲热讽，难得有句好话。

烟烟说：“刘老爷子没骗你，最近学会确实一直在酝酿改制的事儿，家里人正在加紧活动，四处造势。”

“怎么改？”

“刘老爷子是想把整个京城资源整合到一起，联合收藏界、古玩大店、大学、博物馆、文物局和相关科研机构，来稳定整个古玩市场。”

“好家伙。”我啧啧赞叹。这可真是不小的手笔。

“这件事要是做成了，会是业界的一次大洗牌。其他几门的人，也都在忙这件事。这次改制虽然只是整合首都资源，但对全国都有重大影响。所以我过几天得出趟差去南京，那边有几位古董界的老前辈跟我爷爷有旧交，家里派我去争取一下支持。”

“去多久？”

“怎么也得半个多月才回来。”烟烟说完，伸出手摸摸我的脸，“我知道你心里着急，但你一个人去调查，我实在放心不下。老朝奉很凶险你是知道的，稍不留神就会吃大亏，别忘了药不然啊。”

听到烟烟这么一说，我嘴角一阵抽搐。提起药不然我刻骨铭心，我本来当他是最好的朋友，想不到他却是老朝奉麾下的一个卧底，险些就把我们害死了。这次我抓住老朝奉的线索不放，一半是因为许家的恩怨，另外一半就是因为药不然的背叛。

接下来的几天时间，我老老实实待在四悔斋里，哪儿都没去，就打了几个电话。到了烟烟要出差去南京那天，我把她送到火车站，一直把她送进车厢里，帮她把旅行包搁到行李架上这才下车。

我站在原地目送着列车缓缓出站，等到它消失在远方后，我假意朝着地下通道走了几步，然后紧跟着一个背着大帆布口袋的旅客准备上一列车。列车员伸手找我要票，我一晃手里的站台票，又指了指前头的乘客，一句话没说就混进车厢里去了。进去以后我轻车熟路地躲到洗手池旁待着，等到送站的人都下去，火车一开动，我去找列车员补票。

列车员问我到哪儿，我看了眼窗

外，毫不犹豫地说：“去郑州。”

大眼贼给我的那个老朝奉的地址，就在郑州。

我是这么打算的：在郑州查而不动，一有所得立刻收手，等到学会腾出空来再继续追查不迟。过了十来个小时，列车员把我叫醒说到站了。我揉揉眼睛往外一看，看到窗外的月台上立着一个硕大的站牌，白底黑字，写着郑州二字。

我心想，这就算是进了敌营啦。

玩古董的人都知道，河南是古玩大省，开封、洛阳、安阳三地呈鼎足之势。而这三地的古物，则汇聚于省会郑州。郑州自古就是七郡道口、五路通衢，是重要的文物流通集散地，想要在河南文物市场分一杯羹，郑州的古玩市场行情是必须掌握的。因此各路神仙在此都有势力，情况错综复杂，水一点儿不比京城浅。据说五脉数次南下，想要把郑州收入麾下都无果，可见此地情况之复杂。

我从怀里掏出一张小字条和一张地图，这小字条是我在审讯大眼贼的时候偷偷抄的，里面写的是老朝奉留下来的地址。方震那个家伙大概是猜到了我的心思，把审问记录看得特别死，不让我接触。我使出浑身解数，才从作记录的小警察那里骗了出来。

（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）